

琴台客聚
彥火

從米芝蓮到執笠

在X哥小廚吃一頓晚飯，真不容易，因是街客，備受冷落。這頓晚飯吃到了尾聲，我再叫夥計——這裏夥計只有二三個，大都去應付熟客，我這個街客喊了半天，夥計才施施然而來。

問起有什麼主食，她遞餐牌給我自己看，我點了一窩魚蓉粥，問她這粥做得如何，她還是那一句，不錯。我就叫一窩「不錯的」魚蓉粥。結果等半個鐘這窩簡單的魚蓉粥還來不來，要找我一個夥計也找不到，後來有一個裝束講究的中年婦人——似是部長或經理或老闆娘，問起魚蓉粥，她滿臉不耐煩地說，再等等吧，我說已等了半個鐘頭，她說廚房忙著哩。

過了大半個鐘，魚蓉粥嫻嫻來遲，以為用那麼多時間炮製，應該好些吧，結果吃下去，魚蓉是魚碎片，也許過火了，入口「啞軟拾拾」，我這個街客由此徹底絕望了。

這頓飯從6時半，因起菜慢，吃到逾9時，6個人埋單2,000多港元，以小菜計，不貴也不便宜，卻吃到一肚子氣，頻叫下不為例。

與深圳那家不是名店食肆一比較，前者價廉物美，招呼到位，處處為食客着想，不求暴利；後者名大氣粗，為所欲為，視街客為阿斗，不知所以，真是天壤之別。

香港要振興經濟，加強消費，

不能一味搵快錢，小如食肆，應該像內地一樣，以禮相待，令食客吃得飽，吃得舒服，吃得有口福，自然客似雲來。

香港食肆，不少成為名店甚至入選米芝蓮名單後，大都聲價十倍，不光是價錢暴升，還挾其盛名，大量開分店。問題是獲米芝蓮的原店的大廚只有一個，換言之，其餘分店不是獲獎的大廚主理的，水準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分店是由二三廚負責，其質素可想而知。

有一家新X記，原店在佐敦道區的舊店獲米芝蓮，我也多次去過，是地道廣東風味，印象頗佳。但自從分店開遍港九新界後，質量參差不一。

它開在北角的一家三星酒店的分店，我還帶過美國返港探親的次女一家去吃過，初起水準不低。它的得獎名菜之一是堂食燒乳豬。乳豬是放在酒樓設的燒爐即時燒烤，食客目睹師傅在灶爐上燒烤翻轉乳豬，燒得劈劈啪啪，乳豬油脂四溢，香味直撲食客鼻樑。

燒好的乳豬上碟斬件，都在食客的睜眼底下進行，上桌後的確令人食指大動。

第二次，二女兒再說要求再上這家食肆，上到酒樓，只見燒乳豬的燒爐已停擺，擺上桌的乳豬也是冷冰冰，此後不敢造次。後來這家開遍港九新界的名店紛紛關閉，從極致到沒落，無他，自己做壞招牌，怪不得市道、食客。（「閒話食肆」，之三）

姚珏
姚珏

文化藝術與旅遊轉型

剛剛過去的元旦新年，除夕倒數煙花音樂匯演「新年新傳奇」，維港兩岸共有約48萬人次共同欣賞匯演。當天有22.7萬人次旅客訪港，創下2023年初開關以來單日新高。但是匯演以後，大批即日返回內地的旅客由於跨境交通癱瘓，導致滯留香港一晚，才過關回家。此次旅客返港難事件，表面上是配套服務不足，準備不充分等問題，但根本上來說，還是香港需要旅遊轉型的問題。

今時今日在香港旅遊週遭環境和核心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一是如今香港的消費價格已經比內地高出很多，許多酒店的價格也是很多內地旅客情願連夜返家，也不願承受的。就連很多港人也不利用假期北上深圳消費，其中的價格因素是不得不面對的，而且原本的購物天堂如今在價格上更是優勢不再。二是傳統香港的旅遊資源已經被內地旅客熟悉，因此只靠吃老本是無法吸引更多遊客訪港和增加消費的，需要更有創意的活動和創新的體驗。三是內地大批遊客願意來港觀看跨年煙花音樂匯演，說明文化藝術創意活動能夠增加城市旅遊活力，這才是旅遊轉型的重要途徑。

文化藝術的創意不僅僅是在大型演出方面，而是應該滲透進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一直向特區政府提出，雖然香港的演出場地不夠，但是也有很多博物館或者會展場所，可以定期做很多小型的藝術活動，慢慢聚集人群，打出創意品牌。這個不是零碎的活動，而是系統性的，特區政府應該整體考慮，也讓更多的年輕藝術家有空間嘗試創意演出或活動，特別也要增加與旅客的交流互動，增強城市新

鮮感和文化體驗度。

還要鼓勵香港有文化特色的旅遊，比如我曾經在大澳拍攝中西結合的MV，那裏的水上棚屋就很有香港特色，但是怎麼能夠把特色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讓旅客融入其中，這個也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的旅遊界、藝術界值得考慮的，是不是可以從政府多給點支持，讓藝術家多往那方面做點事情。文化藝術和香港的自然、人文環境不應該分割開來，而應該結合起來。需要和一些文化藝術團體合作，要看創意有沒有前景和遠景，如果有長遠的規劃和支持，文化藝術能夠助力旅遊轉型，他們也能互補，創造出更多的城市創意和品牌效應。

我一直在講，怎麼能夠把大自然、文化、美學和精神面貌結合起來。北上消費比較多吃喝玩樂，但是香港不應該只有美食美景，香港應該有更高的層次的。許多人來到香港，是能夠得到一種不同的體驗，給他們一種精神面貌的改變。通過文化藝術，能夠讓他們體驗到香港的核心精神，感受到國際化的城市生活，得到創新的理念，這方面我們可以做做得更好，也才是香港作為中西融合的大都市該有的轉型定位。

當然要轉型是個長期過程，文化藝術創新賦能也需要時間去培育生長，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堅持。最近內地城市哈爾濱成為2023年年末的網紅城市，一方面冰雪大世界的文化藝術創意讓世人驚嘆，更重要的還是全城之人對於遊客的真心接待，他們創造出很多承載文化體驗的新項目，也做好了各種配套服務。文化藝術助力旅遊轉型離不開美麗創意的傳達和互動，更離不開廣納天下旅客的真心和熱忱。

水過留痕
少爺兵

花無百日紅

最近，有多位男女藝員離開TVB另謀出路，理由多是對TVB的工作薪酬或發展前途有所不滿；但亦有資深演藝人士表示，娛樂圈台前幕後的「流動性」是「司空見慣」的事，用不着「大驚小怪」，投身娛樂圈前，演藝人士大多是自己的「抉擇」，在茫茫人海中為生計而「浮浮沉沉」的大有人在，無論對目前的工作環境有任何「抱怨」，選擇離巢或是「蟬過別枝」，相信最大的考慮點「不外乎」是事業前途，可是誰能保證在娛樂圈就一定可以「名成利就」，重要的是個人想法，不要說是娛樂圈，任何各行各業都有「興衰時刻」，投資者虧了本，又能跟誰去「哭喊」？

很多演藝人士投身娛樂圈時都是年輕少艾，「青春」就是他（她）們的「本錢」，奈何在圈子裏奮鬥了三五年後，發現自己仍是「半紅不黑」，似乎在浪費青春，驚覺要另謀出路，這是很正常的事！亦能理解他們的焦慮心情，但所謂「花無百日紅」，就是告訴大家每個人的際遇各異，演藝人的前途從不穩定，資深娛樂圈中人還說：「記得當年肥姐沈殿霞（已故）跟電視台談『續約』時，表明態度：『我需要電視台給我名氣作『靠山』，續約條件跟以前一樣，可以不加薪酬，但亦不可以『減薪』！結果肥姐續約成功，奈何其後肥姐不敵病魔而離世，電視台也永遠失去一員『猛將』，令大家都唏噓不已。」

他又說：「另一位著名的電視女藝人談續約，被高層告知：你做的騷（包括綜藝節目或電視劇）仍未達合約的要求數量，待數量『達標』後才能談續約吧！結果女藝人在『心不甘情不願』下演出了一部電視劇集『淡妝數』，意想不到的該劇大受觀眾歡迎，女藝人的演技更大受好評而『翻紅』，電視台高層或董事局成員跟投資者的心態一樣，誰有市場價值就留誰。」

所以說，演藝人在事業前景方面的際遇，沮喪時卻又會「柳暗花明又一村」！相信女藝人自己亦「始料不及」。其實對自己目前工作的去留問題，大都取決於自身的「經濟能力」，有能力者在娛圈自然可以「瀟灑走一回」，滿足一下演藝夢，沒此能力的就只能繼續努力耕耘了！憧憬永遠是「美好的」，現實嘛，永遠是那麼「骨感」，而你我他都是這般的感受！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宅女蓋鳴暉

農曆新年，這日子很多蓋鳴暉的戲迷都特別雀躍，因為她必定會排練一齣賀歲劇，與觀眾同樂，向觀眾拜年的。這些年她跟新光戲院及李居明大師合作無間，大師為她度身訂做一個又一個好戲，計算下來應該有十二三齣。今愛戲愛蓋鳴暉的觀眾享受到她演繹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她和大師合作的成果！

今年她又會演出大師的賀歲劇《寧采臣》，那是《聊齋夢》的賀歲版。因為是喜劇，蓋鳴暉覺得特別開心，其實她這個反串文武生，本身是個佻皮蛋，台下的她好好玩，愛跟大家拌嘴逗樂，古靈精怪什麼時候都可以令大家笑開懷！她的媽媽劉太便總是把她弄得啼笑皆非，不叫她停止她便繼續頑皮繼續開玩笑！不要見她平時會逗樂，其實她是個很深閨的女生，甚少去逛街，也不喜歡去購物，我記得每次出埠，劉太一定要到處逛，到處買



◆李大師為蓋鳴暉寫了十多個劇本！作者供圖

觀嘢，蓋鳴暉卻

躲在酒店睇電視、讀劇本，她可以連貼身衣物都由劉太代辦。如果她肯外出，必定是去吃東西，她心目中只知道吃美味的食物是最快樂的事！

最近聽她提起一些往事，我忽然明白她為什麼那麼開朗、那麼佻皮、那麼逗樂，那當然同性格有關，但另一個可能是她把偶像女姐鳳凰女的樂觀幽默愛開玩笑的優點承傳到自己身上，或者說是受她的影響吧！幾歲便跟媽媽睇搭棚大戲，而睇得最多是鳳凰女和麥炳榮的「大龍鳳劇團」，她更記得女姐在台上的搞笑演出，覺得看她演戲很開心，心中亦萌生了要學做大戲，要做花旦的念頭！

蓋鳴暉今日是當紅文武生，但她學戲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小時候要學戲媽媽反對，年紀細是一個問題，怕粵劇複雜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直至中三那年，她偷偷儲備學費錢，與同學仔到八和粵劇學院報名學戲。到媽媽得知也無奈地讓步，叮囑她一番便由她心願去做了。



百家廊

胡寶林

額爾古納白樺林

從內蒙古額爾古納市北行，一望無際的呼倫貝爾草原，漸漸有山包起伏，山包上有綠色簇擁，是傳說中的白樺林。白樺林的出現，讓平淡的草原頓時變得立體、變得精神起來。在車裏坐得疲倦的我，也頓時對窗外的景色有了興趣。但瞧着瞧着，一種感覺慢慢滋生並且不斷擴展，是什麼呢？

單調。是的，一望無際的草原，本身有它單調的一面，在山包山坡上漫漫鋪展的白樺林，也讓人感覺單調，因為只有一種樹。這和西北的山，比如家鄉依依的秦嶺是不一樣的。秦嶺崇山峻嶺，溪水奔流，各種各樣的樹木和草叢共生榮，並且隨着海拔的升高呈現豐富的風貌和色彩。白樺林就不一樣，樹種如此單一，也難免單調。太單一，會不會很脆弱？比如，一旦染上病蟲害，傳染就比雜木林快。正胡思亂想的時候，白樺林景區的大門到了眼前。

坐電瓶車進了白樺林，這是一片原始的林子。進入林子，只見一棵棵碗口粗的白樺樹拔地而起，又端又直，足有幾十米高，仰頭才見樹頂的一瞥兒綠葉。遠望過去，林子的下部是白色的，往上是綠色的，像被染的一幅畫。這裏的樹，有一柱擎天的，像個強壯的小子；也有並生而起的，像纏綿的夫妻；還有一根發3株的，似一家三口幸福相依。最多的還有9株甚至10株的，被稱為龍

生九子、十全十美。這裏有家的愛。

白樺樹的樹幹是白色的，摸着很光滑，細膩而舒爽，上面也點綴着黑色的節疤，那是成長留下的痕跡。這些呈現於白色之上的黑色印痕，似一卷宣紙上點染勾勒百千風物：似黑燕，一隻隻向樹頂爬去；似魚頭，從水裏探出透氣；似彎眉、似柔眸，展現出少女的風情；似犁鏵，在一片田野裏耕耘；似鱗甲，組成一身威武的鎧甲；似山峰，錯疊成道道山嶺；似水瀑，正溢流而下……樹，粗看，是一律的，細看卻氣象萬千。

我沿着棧道在白樺林裏漫步，棧道時而在林地曲折，時而盤旋上樹頂，讓人從不同的角度來欣賞白樺的美。地上漫生着茸茸的綠草，絨毛一般，陽光透過樹隙，一坨坨印照在上面，令人心生憐喜。置身於白樺林中，心中感覺分外亮堂，是因為白樺林不像其它樹林那樣陰鬱燥熱，雖然樹也密，但端直，陽光可以照進來，風可以透進來，樹皮又白亮，所以人眼裏心裏都是明亮的。當棧道與樹頂平行時，片片翻動的綠葉更給人清涼。

這是一片天然的白樺林，按說有些年頭了，樹木卻似一個個正當青春的小伙，給人正直、清亮、生機勃勃的感覺。這白樺林是屬於年輕人的。林中有許願亭、許願井、心形拱門、南瓜車等，一對對青年男女在此合影留念。當地人介紹，白樺林在

許多國家都是純真愛情的象徵。額爾古納白樺林，是中國北方面積最大的一片天然純生白樺林。十九世紀以來，常常有沐浴愛河的俄羅斯姑娘和中國小伙來到這裏，在挺拔婀娜的白樺樹下許下愛情的誓言，這裏逐漸為人們所知。白樺林也是愛的伊甸園，這是那麼多青年男女，不遠千里也要來這裏的原因。在白樺林裏，體味愛情的滋味。在白樺林裏那一根雙生、三生的白樺樹上，也看到家庭的愛意。這片白樺林，因為愛而不同。

作為景區的白樺林，只是北方白樺林中一塊郵票般大小的地方，還有大片的白樺林在四野綿延。從白樺林景區出來，驅車繼續前行。在此後的旅程中，與白樺相連的事物還不斷闖入視野。在海拉爾我驚奇地看到當地人用白樺樹皮做的渡船、帳篷、水桶、提袋等等，還有用白樺樹汁做的飲料，非常精美。當地人說，白樺樹皮還可入藥呢。話語裏，有對白樺樹的愛與自豪。白樺樹，深度介入人們的生活，給人們的生活提供全面的支援。在滿洲里，我還看到一家畫廊裏陳列的樹皮畫，日光夕照、大海雲天、層林田野，動人的意境讓人流連。有一幅畫上，是天地間無數棵白皮的樹挺拔而起，頭頂綠色的雲彩，這是一片樹皮對家園的記憶。

白樺林！中國北方原野讀不夠的美。

踏地觀察
湯祺兆

葉偉信燃燈點火

此所以我所指葉偉信作為方法，對今時今日的新世代觀眾而言，正好可借此作為催化劑，反思面對當下一眾新導演的成品，可以寫寫什麼不落俗套另闢蹊徑的論述來，成就雙贏式的利他育己發展。當年的我們年少輕狂，其實早在2000年已竭盡能耐為葉偉信開疆闢土，自己曾毛遂自薦為台灣的《電影欣賞》策劃葉偉信專輯，選題甚至瘋狂至把葉偉信作為演員去探討他的演技！（朗天：本色演技抬頭？作為案例的葉偉信「演技」，105期）在宣揚葉偉信本土色彩無分疆界的同時，也在迫使夥伴努力語不驚人死不休，以推翻所有既有論述為前提去燃燒寫作熱情——借用龐奴針對《旺角風雲》的專論文題：那是一齣「完結所有有戲感片的戲感片」；作為觀眾，自然可抱完結葉偉信的可

能性心態入場去挑戰自己；但我更期望的，是觀眾借葉偉信作為燃燈，點火細察新導演今天作品，共同譜寫屬於你有我互通聲息共鳴共震的未來歷史。

我想起同行四分之一世紀，也不妨直言，自己最掛念的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葉偉信，一切可謂由《旺角風雲》開始：茶餐廳「吹水」、青哥講數、足球小將、檸檬茶、骨灰對峙乃至雷龍的荒謬下場等等，均歷歷在目。由《旺角風雲》自立門戶後，往後的葉偉信迭創新高，《迴轉壽屍》把靈異片昇華，而《誤人子弟》及《靈壽屍》皆為有口皆碑的Cult Film代表作，《朱麗葉與梁山伯》更是不少人對吳君如改觀的關鍵始契機。

如果今天大家有緣重新在起點出發，我期望彼此並肩談笑繼續同行。《誰變走了大佛？》的葉偉信，我等着你回來……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加多近街臨時花園的白茶花開了，我常去那裏跑步，花園既小又普通，茶花卻開得冰白剔透，清雅冷凝，隱隱間透出一點逼人的寒氣。正環的香港動植物公園，也有幾株白茶花正在開，上周跑步路過，專門從側門繞進去看了看。這兩處白茶花植株差異很大，一處幾株簇擁着長在一起，棵棵高大舒朗，蓋過遊人頭頂，一處像剛剛被修剪過的七里香，齊齊整整一排，高不及膝。同樣狀如睡蓮的冷白花朵，大小上倒是沒有分別，就葉片、花型、花色來辨，應該同屬一個品種。愛花如我，目光卻不太久留在那些層層疊疊的花朵上。

我在雲南見過一模一樣的白茶花開。雲南是茶花的故鄉，常有樹齡頗深的茶花，引得眾人驅車百里去瞧。有一年冬天，正好呆在昆明，窸窸窣窣的小雨下起來沒個盡頭。昆明素有春城美譽，四季如春，但也遇雨成冬。為了驅驅寒氣，便在西山腳找了一間老店，就着一爐通紅的火，烤醬豆腐，喝一點小酒。半晌過去，酒勁有點上來，乘着酒興，一行人也不撐傘，走走停停了上華庭寺。果然是擇日不如撞日，不到

寺門，就先嗅到一股幽香，再往裏走，那股子香愈發往脾胃裏沁。作家楊朔的名篇《茶花賦》，便是在西山華庭寺撞撞到梅花開，有所感落筆而成。我手中沒有妙筆，竟也得以享受到與他同樣的美景，「紅梅、白梅、綠梅，還有硃砂梅，一樹一樹的，每一樹梅花都是一樹詩。」

古寺紅牆灰瓦，梅樁虬枝天成，殿中佛陀垂目，一段禪意猶然。都剛喝了酒，不宜靠大殿太近，我們自覺駐足一株白梅樹下，靜享佛前這一縷香。稍微有些遺憾的，是楊朔筆下描摹過的那棵開出火焰一樣熱烈的大茶花，花期已過，只好仰頭將目光陷在油光墨綠的葉子裏，冥想茶花春深似海的繁盛。不料想，才過了兩天，當我翻越高黎貢山到邊邊城騰沖時，卻被一樹一樹開得正好的白茶花，刺痛了雙目。位於騰沖疊水河畔小團坡下的國殤墓園，是為紀念收復騰沖犧牲的中國遠征軍二十集團軍陣亡將士所建。這一趟起來，正是為了專程祭拜長眠於此的抗戰英烈。沿着墓園墳壙拾級而上，低矮的石碑，密密麻麻刻着一個一個陌生的名字，一等兵胡寶昌、二等兵周榮華、中士班長陸澤、下士班長江伯川、下士副班長唐成

良……指間觸摸碑身青苔，目光卻再也無法聚焦沉痛的碑文。列陣在這座巨型墳壙上的墓碑，有3,346塊，刻在英烈碑上的陣亡將士名錄，有9,618人。

何為國殤？未成年就為國捐軀，稱之為國殤。翻看史料，在抵禦外侵壯烈時，這些戰士們平均年齡不到20歲！墓園裏遍植的白茶花，正逢花季，繁盛之極，潔淨之極，也清冷之極。光線透過婆婆的樹影，一縷一縷灑下來，單純而和煦。植株春榮冬枯，年輕的生命永久停息。

最近，選擇去哈爾濱旅遊的熱度持續升溫，在享受北方冰雪世界的歡愉時，有一組照片令人動容。這些來自祖國南方的遊客們，在零下20度的低溫中，排着看不到頭的隊，等待入場參觀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在那些慘無人道的反人類罪證面前，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心平靜地離開。有遊客分享參觀經歷時說，因為有些細節沒有記清楚，想再回去看，場館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別回頭，向前走吧！一句話引得現場參觀者熱淚盈眶。

開在香港的白茶花於我而言，也是這樣的提醒。